



当行走的人结伴而行，当行走与健康、个性、环保、助贫结合在一起，可以演绎出怎样精彩的故事？徒步跋涉在中国最北端的大草原上，用脚步亲吻辽阔的大地，用心灵仰望纯净的天空，他们用行动向世界呼唤：珍惜美丽家园，关注贫困学生。

## 自然之友，行走在额尔古纳

文 / 金弋琳

### 徒步草原 守护最后的绿色净土

2006年4月10日，北京城内又一次飞土扬沙，能见度只有两三公里。到次日中午，京、津、陕、甘、宁、新、晋、辽、吉、黑以及内蒙古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浮尘或扬沙天气。据人民日报报道，这已经是2006年3月以来北方出现的第八次沙尘天气。

沙尘暴到底是怎样形成的？地球温室效应、厄尔尼诺现象、森林锐减、物种灭绝……这些都是罪恶的导火索，然而点燃引线的却是人类自己。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、大肆砍伐森林、拼命开垦土地以致于生存环境荒漠

化，都是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。

草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最大的绿色屏障，如今却严重退化已到了惊人的程度，有资料表明，目前我国90%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正在不同程度的退化、沙化、盐碱化，甚至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。曾经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壮阔景象今非昔比，中国草原发展已经进入生态保护的关键时期，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。

额尔古纳，中国的最北端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。800年前元太祖铁木真是从额尔古纳起兵，率领彪悍的蒙古骑兵南征北战，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。这片天骄之地境内有93%的生态资源处于原始状态，有从未被人破坏的原始森林，有水系完整的大片湿地，有退化程度最轻的天然草场，有丰富的生物种群，还有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资源……她是蒙

古人心目中“最美的草原”。

为了让更多人从额尔古纳的纯粹中领悟到原生态环境的价值，引起人们对环保的关注和支持，“自然之友”登山组以“告别沙尘，寻梦草原”为主题踏上了徒步穿越草原的漫漫征程，与自然进行了最原始、最亲密的接触。正如一位记者队员所说，“额尔古纳是中国版图鸡冠上仅存的一颗明珠，需要在全国宣传它、珍视它、呵护它。”

队伍在拔营仪式的欢呼声中出发，从宁静的根河湿地马蹄岛开始，沿途见识了草原的广袤壮阔，领略了煦日与白雪，感受到生命的朴实，体会着牧民的热情、草原孩子们的纯洁及渴望了解世界的迫切心情。队员们深入贫困家庭进行捐资助学活动，与当地师生开展教学交流。为草原带去了知识与关怀的队员们，也为草原的美丽和纯朴感动着。

两周不算漫长，然而对于徒步走过350公里路程的登山队员们来说，这段旅程已成为他们生命中闪亮的日子。他们不但完成了一个超越自我的过程，尽己之力帮助了渴望读书的孩子们，更扩大了额尔古纳在媒体和公众中的影响，倡导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新理念。

我的学生们总是围着我问我们平时环保活动的见闻，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，他们的老师在尽力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
——孙伟

## 环保是一种生活方式

额尔古纳徒步行的队员是从“自然之友”会员中选拔出来的。在进行四次日行40公里左右的长途拉练之后，体力、耐力相对较好的会员被列入最终名单，组成了一支30人左右、年轻人为主的团队。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队伍，他们是时尚的登山组、勇敢的探索者，他们也是热心的公益活动者，因为一个简单而又美好的理想相聚在“自然之友”，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变得更加清洁与安宁。

付秋男，25岁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，2006年4月开始参加登山组活动。

“最开始几天的徒步特别辛苦，每个人脚上都磨出很多水泡，但没有一个人喊累。曲队长年纪最大，我们都怕300多公里他吃不消，但他一直保持着最旺盛的精力，还不断鼓励我们，看到队长乐观的态度，我们年轻人很受鼓舞。”

来到草原以前，我从没见过那么蓝的天、那么美的草地、那么多的星星。如果中国乃至全球都拥有这么好的环境就好了，而我正是在为这个目标贡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。加入“自然之友”以后，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多改变，比如开始节约用水用电，再也不用一次性筷子和快餐盒。我们登山组每次登山都会捡很多垃圾，对随便扔垃圾的人挺生气的。但我从没想过放弃，环保就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，不管力量有多小，起码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意义。”

孙伟，25岁，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语文教

师，2006年4月加入登山组。

“刚走了六十公里，我的膝盖旧伤就犯了，我咬牙坚持，又碰上倒雾的大雨，最后只剩下我在泥路上一步一挨，多亏联辉大哥一路陪着我，讲讲笑话吃点东西。可眼看队伍已经没影了，联辉让我搭车走，我的拗脾气却比腿伤还难缠，非要走到营地，结果联辉陪着我晚到了近

一个小时。快到营地时大家迎出来了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，也不知是疼是委屈还是自责，反正都随着眼泪一股脑儿流走了，这么大个人了还哭鼻子害我被大家笑了半天。”

李联辉，33岁，楼宇自控系统工程师。登山组发起人之一。

“额尔古纳最令我震撼的就是自然环境被保护得如此完好，我相信它将是我国“绿色城市”的典范，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会是每个自然人的愿望。所以我们更加有责任宣传它、保护它，使它真正成为国内城市建设的范本和发展方向。”

一提环保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，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？真的想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做点什么，就应学会生活中自我约束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平时不乱丢垃圾，不浪费水电，不用一次性餐具，去超市少要一个塑料袋，你就是在环保。”

高昂，24岁，中科院在读研究生，一年前加入自然之友，相信从此找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。

“今年5月我参与了地理所赴内蒙的生态保护及补偿的课题调查，回来后无意说起即将徒步穿越额尔古纳，想给当地小学捐书，没想到贾老师爽快的承诺会提供全套的《博物》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捐给当地学校。我高兴坏了，觉得能做一些实事给草原上的孩子们真好。”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牧民老人，捧着书乐呵呵的看，与这位老人交谈时，才知道她双目患白内障已经20多年，只能模糊看到书中鲜艳的色彩。却仍看得津津有味，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幸福，似乎



付秋男



孙伟



李联辉



高昂



姚晓霞

比任何人都更能看清楚书中这些奇妙的风景。我相信这些美丽都在她的心底。”姚晓峦，21岁，中国地质大学学生，希望身体力行环保做一些实际的事。

“额尔古纳的孩子带着草原特有的热情和开朗。走进教室，十来岁的孩子们

那充满惊奇与欣喜的目光我至今难忘。

从学校出来时记得一个细节：教室的铁窗因多年失修都已经打不开了，好几十人的教室只剩下一个小气窗通风。盛夏闷热的教室里弥漫着汗水的味道。可孩子们却习以为常，一直在为手中的

美丽的草原无疑是到了天堂；而草原上的孩子们，却更希望知道这片草原之外的天地。我希望书上的美丽风光也能让孩子们懂得，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草原是多么的珍贵。”

## 专访：登山组负责人曲志兴

这是一个总让人忘记他年龄的登山者，一个坚定的环保者，一个称职的登山队长，一个热心肠的北方汉子。他的本职工作是做节能项目，而在业余时间他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为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清洁、为贫困的孩子能重返校园而奔忙着。

《大学》：此行徒步额市和草原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曲：生态保护做得真好。在现代社会一片浮躁、到处经济开发的情况下，经济表面上的滞后并没有让市政府为了

我梦想有一天再没有人需要为公益事业花费精力，社会平和而又安详，没有环境遭到破坏，没有野生动物被残忍杀害，自然不是被一再践踏后再试图弥补，没有孩子失学，没有人无家可归，没有病人因无钱医治而死去。

——姚晓峦

齐刷刷的起立问候“客人好”，让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站在讲台旁把书递到孩子们手里，接过书每个人都不忘说声“谢谢”。我看到他们的眼中闪着光芒，

新书兴奋不已。

看着孩子们看书时专注的神情，我深切感受到他们有多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。见惯了高楼林立的我们，来到这么





队长曲志兴

“发展”的包袱而盲目行动，为了开拓真正的可持续经济，他们的毅力让人肃然起敬。尤其是钱瑞霞书记，我佩服她，这么多年多大的开发商去找她从来不动心，坚持生态发展，不做工业城市，所以额尔古纳才能保护得这么完好无损。

有可能的话，真希望各地政府领导能组织起来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草原，或许他们再做决策时会更加慎重。

《大学》：宣传照中那个小女孩令人印象深刻，草原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怎么样？

曲：额市整体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，但畜牧业的发达却没有相匹配的加工工业，收入很不平衡，这么美的地方还是有那么多苦孩子。

记得有两个孩子，哥哥14岁，弟弟12岁，爸爸出去打工两年多没回，妈妈有精神疾患生活不能自理，俩孩子今年你捡垃圾我上学，明天换过来。学校学费全免，但他们还是没有生活来源，冬天为避寒，他们就到草原原面的山坡上挖个大坑，住在坑里。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他们还是坚持上学，成绩还很优秀。这带给我和队员的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，你会觉得很多都市人是不是对生活要求太多，总之一路走下来很多关于人生的看法都会改变。

《大学》：会不会有种无奈，觉得面对这些贫困的孩子却无法帮助更多？

曲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像刚才那对孩子，我们已经申报了资助名额，队员们还留下了数百元捐款和物资。额市教育局提供的急需资助的贫困学生名单，到目前基本都有人资助了。包括教育局没有提供的，我们只要见到能帮的都尽量帮。

总之就是力所能及。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把中国所有的贫困学生都资助起来，但我们的目的就是能让这样的现状在更大范围内被人关注，让人们更

多的参与到环保、参与到助贫行动中来。

《大学》：行动结束后的助学安居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中？

曲：是的，捐书捐物，建校舍。我们还希望通过社会捐赠建立一个或几个图书馆，那里的孩子真的没什么可看，图书馆倒是有，但说句笑话那都光绪年间的书了，旧得很。现在书已经陆陆续续送过去了，有几千本了吧。此外我们还作了详细的总结报告，在此基础上对额市政府提出了一些补充建议。

《大学》：一路上挺辛苦的吧，对队员们都还满意么？

曲：出发前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这些孩子进行拉练，对他们都很了解，但他们比我想得更坚强。年轻人能这样坚持到底毫无怨言，而且一路互相照顾彼此鼓励，我很欣慰。

但也有无奈的时候。毕竟是边境城市，我到了边界管得就比较紧，问一些注意事项，被告知最好就呆在村儿里别乱走。所以我把旗子往那儿一插，说任何人不许越过旗子，说了没五分钟几个记者队员就过去了，当时挺生气的。

不过这只是个小插曲，我对孩子们非常满意。回来后我跟他们说，这将是他们一生的亮点。因为徒步大草原，还有无人区，个人是很难有机会的；而且大家一起穿越，有时边走边大声唱着歌，那场面真的激动人心。

《大学》：您看起来很热爱现在的登山组工作，打算一直做下去吧？

曲：有可能的话想一直走下去，直



宣传照小女孩

到我爬不动的那天。我们登山组是目前“自然之友”规模最大的小组，迄今已经攀登了11座山峰。不管爬什么山，不管山多高，下山时一定会捡垃圾，仅从西山就捡垃圾几百袋，使西山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，以实际行动对游人进行无声的宣教。

我们的口号是“爬一座山，清一条路。”我很喜欢登山组这帮年轻的孩子，希望能跟他们一起持之以恒。

《大学》：周围有没有人对您所做的事儿不理解？

曲：怎么没有，总有人说“你们傻不傻呀！”还有人问“一边不停捡垃圾一边老有人扔，这叫什么事儿啊。”这样问的人不乏研究生和博士生。每到这时我就觉得即使他们满腹经纶学了很多知识，但有些时候还终究是个孩子。

我们每个周末都坚持捡垃圾，多时五六十人，少时十来个，我们去过的山基本上都会清干净。我一直坚信行胜于言，时间长了看到的人们就会觉得“这是好事儿”，或许挺感动的，或许就被你改变了，因为当他用赞赏的目光看你的时候，他自己内心也在起变化。

《大学》：现在的生活是您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吗？

曲：我在生活上其实没有太高的境界，只是想通过“自然之友”，在余生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对于愿意加入的朋友我想说：环保并不难做，难的是坚持。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微不足道，微薄之力也好过漠然无视。另外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，有健康才有一切，才能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做更多的事。

“自然之友”成立于1994年3月31日，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团体，创始人是梁从诫、杨东平、梁晓燕和王力雄，会长梁从诫的祖父正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。“自然之友”致力于创建公众参与环保的平台，培育中国民间环保力量，十多年来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。作为中国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环境NGO之一，为中国环保事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已成为标志性的组织。

“自然之友”官方网站：<http://www.fon.org.cn/>